

●兰波与中国

“我是他者”的诗意探寻

——论李金发对兰波诗歌的接受与变异

龙彦竹

(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四川 南充 637009)

摘要: 李金发作为一个长期沉浸在法国文学熏陶中的诗人,师从法国多位象征派诗人,而兰波“我是他者”的理论对他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本文从诗歌的生死主题、梦与真的审美探求、音与色的审美建构等方面阐述李金发对兰波的选择。由于异域的生存体验,以及传统文化的浸染,诗人又有自己的独异特征。李金发在接受兰波诗歌的过程中,完成了对象征主义的变异和转化。

关键词: 兰波; 李金发; 接受; 变异

中图分类号: I106.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9684(2013)05-0012-05

A Poetic Quest for “I’m the Other”

——On Li Jinfa’s Acceptance of Rimbaud’s Poetry and Its Variations

LONG Yan-zhu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hina West Normal University, Nanchong 637009, China)

Abstract: Li Jinfa, as a Chinese poet, is always indulged in French literature for a long time and studied from a few symbolic French poets. Meanwhile, he is unconsciously influenced by Rimbaud theory of ‘I’m the other’. This article expounds Li Jinfa’s choice for Rimbaud from several aspects like the themes of life and death of the poetry, the aesthetic exploration of dream and reality and the aesthetic construction of tone poem and color. With the foreign survival experience and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dissemination, Li Jinfa has his unique characteristics. He accomplishes the vari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symbolism in the course of acceptance for Rimbaud poetry.

Key words: Rimbaud; Li Jinfa; acceptance; variation

在现有的研究成果中,大多数人提到李金发,自然就会想到波德莱尔、魏尔伦对他的影响,因为李金发曾有“我的名誉老师是魏伦”的说法。然而,这类影响很多时候是潜移默化的,即使诗人自己没有明确宣言。如果走进兰波和李金发,我们会发现他们之间竟然有很多惊人的相似:在兰波去世不久,法国诗坛正接受其强烈影响的时候,李金发作为一个异国游子来到了充满兰波影响的这片土地;兰波以他短短五年的诗人生涯和为数不多的作品,令人惊异地征服了艺术世界,成为象征主义杰出的“炼金

师”;李金发的诗集《微雨》《食客与凶年》都是1923年春季写成,两年半后在《为幸福而歌》还在工厂排印的时候,他就没有写诗的冲动了,但他五年左右的时间带来了中国诗风的一次彻底“革命”;当两位诗人短暂地沉迷于诗坛后,兰波彻底地过起了遗忘诗歌少年神话的流浪生活,李金发回国从政数年后也过起了流浪世界各地的生活。这些仅仅是一种巧合,还是本来就有很多渊源的暗流影响?下面我将从诗歌的生死主题、梦与真的审美探求、音与色的审美意境等方面阐述李金发对兰波的选择。与此同

收稿日期:2013-07-11

作者简介:龙彦竹(1979-),女,四川武胜人,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

时,由于异域的生存体验,以及传统文化的浸染,李金发又有自己的独异特征。可以说,李金发在对兰波诗歌的接受过程中,完成了对象征主义的变异和转化。

一、超越生死的“归路”

生命是一种神秘的存在,死亡是生命神秘的消失。面对变幻莫测的生与死命题,两位诗人在人生的既定旅程中,做了一种怎样的探寻?寄予灵魂的归路在哪里?颓废与疏离的原因体现在哪些方面?阅读两位诗人卓尔不群的诗,在生死两茫茫的大千世界,一直能感受到这两颗敏感的诗心在遭遇着身体与精神的纠结、挣扎、彷徨,在苦苦抒写着人生意义的探寻,他们的诗作隐含着对人生、对生与死的颓废之感,以及诗人自己在喧嚣的尘世中呈现出的疏离的人生状态。

在《坏血统》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被流放的上帝之子的形象,纯洁、高贵血统被置于尘世中而发出的悲愤之声。诗人孤傲而又敏感,以尘世为桎梏,在生存与逃离之间游离、挣扎。

“我从不为生存而动一动我的身体,
我比癞蛤蟆还要懒惰,我四处漂泊。对于
欧洲的家庭,我没有一个不了解的——我
听说所有像我这样的家庭都掌握着《人权
宣言》。——我认识家里的每个孩子。”

“噢!科学!人们重新掌握了一切。
为了肉体,也为灵魂,——成功的手段——
人们拥有了医学与哲学,——民间药方和
大众歌曲,还有王子的歌舞和他们禁止的
种种游戏!……科学,这新贵族!进步。
世界在前进!世界为什么不回转?”

我们在这里看到,世界对人类如牢笼,诗人在这个困境中,思想被纠结,对现实极度厌恶,灵魂遭到文明的极大戕害,清醒比盲目来得更可悲。米勒如此评价兰波“他的整个一生都可说是对一种严明纪律的寻求,当然这是将给予他自由的一种纪律。”^{[1]44}对他而言,这种自由的寻求是在一个无限接近的诅咒的年代里。兰波称“诗人为真正的盗火者”,“生”是苦难之源,如此阴郁,人类因为科学渐次毁灭天性,而凡俗的人们却以悲哀为幸福,这才是人类意识的真正可悲之处。如诗人所说“我是他者”欧洲文明下的每个孩子他都认识,可是他们的天性都遭到文明的亵渎。兰波诗歌的主要目的就是“改变世界”,为了另一个更有挑战性的东西而不停

地拒绝成为“这一个”。这也即是对“生活在别处”的永远追求,所以自我在文明中是疏离的。尽管诗人决绝地喊出了“从骨子里看,我是一头野兽,一个黑奴”的宣言,以自身未被文明所污染而骄傲,然而诗人悲剧一生的追求,证明他“既不能适应又不能结合,他只好无休止地探索——而所发现的只是不是这里,不是那里,不是这个,不是那个……在他从中挣扎的虚无中只有他的蔑视仍然是肯定的。但是蔑视是毫无结果的,它耗尽了全部的内在力量。”^{[1]76}探索的意义正是在无意义中体现!

李金发诗中关于“生”的描写似乎自觉或不自觉地从兰波阴郁的“生”:“欲哭未哭之泪腾沸着,在生命之桥下,如清流滚滚。”(《给女人×》)“一切苦痛,悉深伏在生命桥下,半日之钟情,为无终之判决。”(《给圣经伯》)在李金发的笔下,“生即苦”,如泥泞的世界、悲情的世界,始终看不到人生的尽头。《时之表现》中:我们的生命大枯萎,如牲口践踏之稻田。生命因为现实,呈现的是一种枯萎颓废之态。面对如此残酷的生命状态,诗人只有以“弃妇”自喻,以长发为盾牌,隔绝与外部世界的沟通交流,以自闭的形式筑起一道精神防线,希望能够寻找到属于自己的心灵港湾。然而资本主义的文明现实太过于强大,“我”苦心经营的防线不过是轻易跨越的短墙而已,聚蚊成雷的流言以飓风狂呼之势摧毁了“我”的盾牌。他极力写出了自己矛盾的生存境遇,被文明所抛弃的疏离感。

“生”得如此艰辛,诗人因而寻求着与“生”相对的彼岸世界。“死”始终缠绕着两位诗人,出现在诗作中的频率之高,是我们在传统田园诗歌中很难见到的。在兰波诗歌中,“死”更多是彼岸世界的到达。“九二与九三年的死者,脸色惨白,在自由的热吻中安睡”(《九二与九三年的死者》),作为一名反军国主义者,为理想而献身代表的是自由,只有死才是生之解脱。“洁白的奥菲利娅像一朵盛开的百合随风飘动,枕着长长的纱巾,缓缓漂着……”(《奥菲利娅》),奥菲利娅一点不因为面临死亡而害怕惊慌,它换来的是爱情的忠贞“他安睡在阳光里,一只手搭在胸前,在他胸腔两侧,有两个红色的弹孔。”(《山谷睡人》)中的“死”暗示了诗人对文明世界战争的厌恶。在李金发的《微雨》诗集里,“死”及其画面在60首诗中出现,^{[2]224}不过“死”为生之希望,如“生命便是死神唇边的笑”(《有感》);同样代表死亡的词汇有鲜血、枯骨,如“与鲜血之激流,枯

骨之沉睡”(《弃妇》);人尸、死神,如“塞纳河之水,奔腾在门下,泛着无数人尸与牲畜”(《寒夜之幻觉》)。两位诗人关于死亡情调的抒写,兰波的描写是对现实文明的抗争,而李金发则是对内心的抗争。

在“生”与“死”的探索中,似乎始终存在着一种冥冥之灵魂,成为诗人荒野之行的唯一支柱。“一个伤心的孩子跪蹲着放出一只脆弱有如五月蝴蝶的轻舟”(《醉舟》)中的轻舟就是诗人“精神想要达到的未知灵魂世界,是渴望幸福的人能够达到的内在世界。”^{[3]31}“天使的理性之歌从拯救的船上升起:这是神圣的爱情”(《坏血统》)中的天使,如沁入灵魂的爱情让人梦寐以求。毛峰评价“诗人将其生命中‘疯狂的历史’作为‘只属于’自己的奇特经历……在幻觉、感官与精神的‘神圣的混乱’中,澈悟了宇宙的真相、生命的真理……从瞬息死亡的世界中找到了‘永恒’。”^{[4]393-395}李金发的“灵魂”“魂”在诗歌中也多次出现,其笔下的“灵魂”主要首先为情爱之魂,如“但希望不再唤我的名字,只稀弱的小桥,任我们的灵魂儿往返。”(《给×》)很快,快乐的灵魂变成忧伤本身,如“我们折了灵魂的花,所以痛哭在暗室里。”(《不幸》)不过,相对于兰波来说,李金发诗中的“灵魂”在悲伤后却更自在,不似兰波于“红尘”之中不能自拔。

两位诗人短暂的诗歌历史,在面对亘古不变的生死主题时,虽然表现各有侧重,但在“灵魂”的抒写中,似乎都找到了“归路”。兰波当时的欧洲,工业化程度的急剧加深,使得人彻底地被异化。物质的力量挣脱了人精神的控制,人的世界成为一个失去语言、生活、精神的自在与自由的境地,兰波对文明的摧枯拉朽式地反抗,寻求着自然灵魂的回归。而李金发当时在法国勤工俭学,离开自己的故土和家人,置身在陌生的文化语境里,纵然自己有满腹的才华,受中国传统唯心主义的影响,感觉在那个所谓“文明”的世界里自己像一个奔波在无尽旅途的游子。在被周遭的现代文明疏离后,他主动逃到了灵魂中皈依。

二、梦与真的通灵呼唤

兰波,“这个被缪斯的手指触碰过的孩子”,早在1871年给友人的《通灵者的信》中提出了自己的诗学观点。他认为,作为一个诗人,“他培育了比任何人都更加丰富的灵魂!他达到未知:当他陷入迷狂,终于失去视觉时:他却看到了视觉本身!”^{[5]35}李金发自称是“爱秋梦与美女之诗人”,认为诗歌应当

表现自我的“内心梦幻”,诗人只有凭感性,才能达到真的世界。因此作为纯粹的诗人,以梦幻为题材,探索梦与真交织的更加丰富的灵魂,从而达到奇幻的新世界,使诗获得奇异的魅力。

挖掘内在世界与梦幻的神秘玄机是诗人力图达到未知的通灵世界的手段之一。兰波在他所构建的超现实的世界中,通过意象的组合言说了一种空灵的美,而这正阐释了“兰波本人作为‘幻觉者’的诗人体验‘语言炼金术’”。^{[6]25}在兰波的《醉舟》中,诗人如一条挣脱了羁绊被自由之水载着的木船一路驶来,像一个骑士,接受着大海上风暴的洗礼,进行着殊死的搏斗,如鲁迅笔下的过客,明知周遭都是浮尸,却义无反顾地决绝前行!通过“我了解”“我看见”“我梦见”“我追着”等一系列主体性动作,在光怪陆离的景象中探寻着世界:会唱歌的鱼,黎明如鸽群飞扬,闪电把天幕撕裂,绿色夜晚亲吻大海的眼睛,……诗人通过极度的幻想远离了现实的荒凉,“醉舟”的梦境陶醉暗含着人性摆脱一切文明桎梏后获得的快乐,尽管梦醒之后是凄楚的黎明,苦涩的阳光。这几乎全是诗人的梦境,是天才的诗人对变幻无常的世界的感慨。一路而来的海的意象,是追求自由的醉舟把自己放入流放地之后的孩子般的幻象,象征着反抗现代文明的海上旅行,探寻的过程是如此的矛盾,探寻的醉舟是一种有别于上帝创世纪的完全自由的乐园。正如王以培先生所说,兰波是“以文字解放心灵,由心灵解放文字;直至文字与心灵彼此渗透,创造出奇幻的新世界的,是超越了‘有我’与‘无我’的另一个我”,^{[7]20}这里的“我”所追求的,正是兰波作为“他者”内涵的最好的诠释。

李金发的诗歌也状写梦幻之境,歌唱自己内心的感受、内在情感的波动与大自然的景色,由此让我们看到他所营造的虚无缥缈的“通灵世界”。如《泪》:远离飞鸟、牛羊、村姑,我跪在欧石楠丛中畅饮,四周是温柔的榛树林,飘着午后潮湿的青雾。梦境中多次出现自然之境的意象,如兰波诗中的大海,见证着自己在“文明”的历史中的漂泊生活,既对自己的追求感到得意,又满足于自己已然得到的一切。《精灵》里全是严冬与夏日引起的幻觉而产生的意象,这个超越一切时空的“精灵”,它是现在,又是永恒,完全超越现实人类的“健康的享乐”“权力的冲动”,它再不会因为男女的欢娱而赎罪,因为这一切都是因为真正爱过与被爱过;它的强大在于“精神之繁盛”,它似乎认识我们每一个人,从汹涌的极地

到城堡,它见证着人类一切的不幸,因为世界就是一首新生的不幸的纯洁之歌!这个傲视一切的“精灵”永远生活在自己营造的通灵世界之中。很显然,这种通过精灵的梦幻表现出的是诗人对现世的悲观,人的世界新生就是不幸。诗人故意把各种感觉通过梦幻协调起来,创造出一种奇幻的世界。

诗人达到通灵世界的第二个手段,就是追求人与自然相融合的纯真世界。兰波诗歌不仅强调诗人自己在自然中所扮演的角色,他还把自己融进自然,成为自然中的一员。他在《感觉》一诗中就让我们看到与自然浑然一体的境界。我“脚踩着小草”,而麦穗又“轻轻刺着我”。“蓝色的傍晚”“凉风习习”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一幅非常醉人的空灵世界;“尖尖麦芒”“青青草地”,在这个空灵的世界中颇带田园风味,构筑成多情的自然之境。我与小径、麦芒、与踩在青青草地上的清凉和头顶的凉风相融合在这样的物我一体,带给人一种难以沁人心脾的陶醉中。思维就此停止,在空灵的世界中遨游。诗人不但表现了与自然那种难分难舍的关系,而且用超越时空的形式去表现人与自然的应和关系。这时,听觉、嗅觉、视觉与触觉之间可以畅通无阻,任意行走。在这个“空灵”的世界里,一切只需顺从自然,诗人从天空、凉风、草地的身上,感应着“自然”身上的魂灵,追寻着他心灵极致的“灵”。

李金发深受兰波的影响,采用许多修辞方式将心灵与自然的契合以及个人对自然的热爱、追求诉诸在诗歌里。仔细发现,在诗集里,竟然有19首诗以月或夜为题。在李金发看来,人与自然的相处是非常美好的,在《故乡》中:我与心目中的她在晨光未散,日光还含羞在山后的时候,我们手拉手疾跳着,踩过浅草与溪流,耳语我不可信之忠告。“晨光未散”“日光含羞”是一种怎样似朦胧非朦胧的境界,这里的“人”“草”“溪流”是那么和谐、欢快。诗歌《小乡村》中:憩息的游人和枝头的暗影,无意地与池里的波光掩映了;野鸭的追逐,扰乱水底的清澈,这里相互追逐的野鸭、闲散的农田、深青的葡萄叶等景物,透露的是喜悦、欢欣之情,最集中地体现了诗人与自然谐和的生命感受。《弃妇》中“靠一根草儿,与上帝之灵往返在空谷里,唯游蜂之脑能深印着;或与山泉长泄在悬崖,然后随红叶而俱去”,可以看出弃妇在尘世中长发披遍,但与草儿、游蜂、山泉、红叶又是那么自然和谐地相处。如《园中》抒写了诗人在与自然相处时无拘无束的状态,无奈这种

自然的乐园始终是一种理想的状态,象征诗人的内心向往,内里丰富的情感与外在的自然之景达到完美的融合,消解了生存的疲惫,给人以精神的慰藉。

两位诗人常将幻想和现实有意无意地交错,使它们之间看似没有联络,表现出亦真亦幻虚实莫辨的自然梦幻之美。在诗歌里他们陶醉在时间和空间中,与自然中的一切无间地融为一体,如驾驭醉舟的兰波,可以让人进入“大自然苏醒了,光线陶醉了”的纯粹的自然世界。这种跨时代、跨时空的回归生命本真的追求,恰恰是我们这个时代所缺乏的。

三、音与色的审美建构

在李璜写的《法兰西诗之格律及其解放》一文中,兰波作为“音乐印象派”被提到:听诗之声不但可以神往,并若目睹,每字之音印象可以成色。兰波以《元音》为代表将本为抽象符号的字母与色彩连在一起,形成一种虽谐音但组合纯属任意性的结构。^{[8][302]}但这种在中国方块字的语言系统难以进行,在本节中要探讨的是兰波在音色结合、音画结合的意境建构对李金发诗歌的影响,形成了颇具中国式的审美意境。

兰波的代表诗作《山谷睡人》虽不像《元音》那样充满奇特的想象,但其色彩斑斓的诗歌语言展示了“音”与“色”交融的丰富的审美效果。诗中用到丰富的颜色,如“绿草”“银光”“蓝色”“苍白”“绿床”“红色”。我们追随诗人的目光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幅静谧的田园山水画“青青山谷、欢唱小河”是生命活力的颜色,快乐的象征“蓝色水芥”是天空映照的颜色,让天地感觉如此空灵,召唤着我们对纯净世界的渴望。“闪烁的太阳”泛出的金色让人感觉温暖和美好。这是一幅叫人心醉的“天人合一”的图景,它宁静而超脱,是人类最理想的家园。但士兵“惨白”的脸色,脑袋浸在蓝色的水草里,仿佛是一个无底的深渊,让人觉得压抑。因此,白色同生命的绿色,希望的金色极其不协调,就在这时动感的“红色”猛地蹦出来,如利刃上的血,慢慢地滴落,让人绝望透顶,音与色的感觉交错在多重颜色中得到淋漓尽致表现。再加上诗歌中韵脚以前鼻韵母“an、ai”与后鼻韵母“ong、eng”交替形成一种欢快的节奏时,又辅以单韵母“e、i、u”循环,造成了悲凉的音乐效果,诗中声色转换变幻,感觉在瞬息间千变万化又相互作用。

李金发受兰波诗歌中关于“音、色”理论的影响,在诗歌中表现为叠句造成的节奏回旋,与多重具

象结构的色彩两者的交错来实现,形成我们传统诗中“诗中有画”的绝妙意境。如“窗外之夜色, / 染蓝了孤客之心”“车轮的闹声, / 撕碎一切沉寂”等,多种修辞手法的运用,活泼奇特,丰富了审美体验,领悟了诗歌的精深与微妙。诗人还善于捕捉光色奇幻的虚无缥缈的世界,诗歌《里昂车中》创造了一种“音、色”交错的境界。这首诗写的是作者在法国里昂车中的见闻,写色彩、光亮、声音,所用意象虽较朦胧,却给人以美的感受。在车厢内,是那细弱的灯光,灰白的小臂,阴影的脸孔。在车窗外,更是一幅带有朦胧美色彩的画卷:月的余光疲乏地照在山谷,还有长长的枝条在摇曳,山谷深深地睡着了;把微弱的灯光照射下的汽车,比喻为疲乏而沉睡的山谷,再把女人帽子上杜鹃的羽毛与草地的浅绿联系在一起。这种意象的驳杂、迷离、丰富,似清晰而又模糊,似有强烈的色彩观感而又显过于晦暗,以及比喻的新颖、奇特,这一切都显得太过沉静。诗人并没有停留在意象的创造和比喻的构思上,他始终没有忘记自然与心灵之间的通联:那朦胧的世界之路,不肯有一丝的停留,毫不思索地远离我们,暗示了时光飞逝的无情。“车轮的闹声,撕碎一切沉寂”,灯光“唯无力显露倦睡人的小颊,和深沉在心之底的烦闷”,正是诗人旅途疲乏、无聊、寂寞的暗示。“无情之夜气,蜷伏了我的羽翼”“细流之鸣声,与行云之飘泊”,最是体现了自然意象与内心感受的融合沟通,自然与心灵达到了契合。再加上音数悬殊造成节奏

的跌宕,写窗外富有诗情夜景的诗句基本上都是十个音节以上,让人憧憬向往;写窗内凄苦的小人儿和我的烦闷时基本都用的四音节,短促有力,颇为伤感。诗人细致的观察和内心细腻的感受相互融合。特别是诗人把光、色彩和声音揉合在一起,表现了诗人善于捕捉丰富的生活现象的才能。这些景象在诗中的意义,并不是以往那种托物言志、借景生情之类了。正如朱自清先生所言“李金发的诗没有寻常的章法,一部分一部分可以懂,合起来却没有意思。他要表现的不是意思而是感觉或感情,仿佛大大小小的红红绿绿一串珠子,他却藏起那串儿,你得自己穿着瞧。”^{[9]404}我们必须抛开传统诗歌意象的运用,仔细品味,才能捕捉诗人瞬间内心感觉的外化,体会诗中丰富的情感内涵。

兰波诗歌的时代正是西方科技以突飞猛进的势头发展的时代,社会极度地物质化使人们的精神教堂坍塌,审美现代性使诗人只有凭直觉创造某种理想的境界;李金发孤身飘零异域,精神的孤苦、爱情的挫折显得非常凄苦时,法国的象征主义诗歌无疑给这位漂泊者的心灵提供了一方净土。虽然兰波离开了,但李金发正是在兰波诗歌颇有影响的时候写出了具有兰波风格的诗,从自由的死者到快乐的死者。从想象到灵魂,李金发往来于兰波与自己的世界。兰波的诗魂影响着李金发,在中国进行了一场诗歌风格的大转变,对现代派诗和朦胧诗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参考文献:

- [1] [美]米·勒·谋杀者的时代[M]. 陈永国,陈萍,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 [2] 金丝燕. 文学接受与文化过滤:中国对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接受[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 [3] 沈宝基. 韩波[J]. 法文研究,1939(1).
- [4] 毛峰. 神秘主义诗学[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 [5] [法]兰波·致保尔·德梅尼[M]//王以培,译. 兰波作品全集. 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303-309.
- [6] 陈太胜. 象征主义与中国现代诗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 [7] 王以培. 通灵者,今安在?——纪念兰波诞辰150周年[J]. 外国文学评论,2005(1):13-20.
- [8] 金丝燕. 文学接收与文化过滤——中国对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接受[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 [9] 朱自清. 《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M]//朱自清经典大全集.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0:400-404.